

# 身披美貌和荣耀的悲伤公子

6

历史随笔



北溟鱼 著  
东方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魏晋名士给这个时代抹上了一道永恒的、迷人的、惊艳的色彩。魏晋名士是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诗人,是历史上最“装”与最不“装”的那群人,但装与不装的人,都成了贴在中国历史上最独特的审美标本。

几年前,低调的南京女孩北溟鱼凭着一篇作文就上了清华大学,比当年钱钟书先生还要轻省。从《风流绝》中,读者或可想见她那作文的水平。

【上期回顾】

经历过又一次高门世家的洗牌后,以裴楷为首的名士派占了上风,而玄学也变成了主流思想……

卫玠是西晋时候典型的世家公子。他的祖父是卫瓘,老头子很能活,从平蜀之后杀邓艾害钟会一举成名,到八王之乱中与司马亮一同被杀,老人家也算是看惯了刀光剑影。而他的这位孙子的一辈子,却有些远去了鼓角争鸣的意思。

在这些世家公子的成长过程中,总是有两条线。一条是靠着父祖的功勋平步青云至公卿的官场路,还有一条是发扬其家族对某一门学问的解释权。大多数情况,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偏偏,总会出一两个痴情的人,专心一样,就再也看不到其他。卫玠也算这样的人,只是他的痴情不在学问,不在感情,而在人生。

说起来,这也算是一项家族传统。卫家是一个书法世家。中国的书法从隶书变为楷书的过程起于东汉蔡邕,完成于东晋王羲之。传说是蔡邕的三传学生卫铄将这派渊源传给了王羲之。卫铄的曾祖父卫凯、祖父卫瓘、叔父卫恒的书法都是妙绝当世,卫恒就是卫玠他爹,卫玠一定是浸在墨香里长大的孩子。

一个好的书法家,一定是留心人生的人,旁人眼里过目即忘的风景,在他们却成了细细揣摩的对象。这是一种习惯,也成了卫玠心思细腻的天赋。

卫玠五六岁的时候就以这种天赋惊吓到了大人。卫玠长得玲珑剔透,被称为玉人,身体又比较弱,倒是有点像林妹妹。这样的人因为睡眠不稳,所以比较容易做梦。一个小孩子,做梦无非是大灰狼来了吓得哭醒了,或者是妈妈买块糖高兴得夜里舔嘴唇,本来并不是多大的事情。可让卫玠痛苦的却是,人为什么会做梦呢?

卫玠一个小孩子当然不太想得到,于是小小的少年郎就在一次去名士乐广家玩的时候,拉着乐广的衣摆,怯怯地问出了这个问题。乐广当时吓了一跳,想想,一个大哲学家在

逗小孩玩的时候,忽然毫无准备地被一个哲学问题打倒,颇有点狼狈吧?

乐广想了想说:“梦是想。”卫玠又问:“那我从没有考虑过,也没有碰见过的事情出现在梦里,也是因为想吗?”

乐广被这一个典型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苏格拉底式诘问给问倒了。但是小孩子嘛,好哄,估计当时乐广家正有一个也是总角之年,言笑晏晏的小女孩,于是乐广说,来来,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吧!

卫玠依言走了,但是没多久却病了。因为乐广没给他满意的答案,而他自己想不出来,所以想病了。乐广听说,又吓了一跳,赶紧跑进书房问古人,然后揣着一本《周礼》直奔卫家。

“梦有六种。第一是正梦,无所感动,平安为梦。第二是噩梦,惊愕而梦。第三是思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第四是寤梦,醒着时候的幻想,白日梦。第五是喜梦,高兴而梦。第六是惧梦,恐惧得梦。”

这后来的解释是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时候给出来的,当时乐广说了什么,终究是个谜。不过,乐广看着一脸病容却两眼放光的小卫玠,心里定下主意,为他家那个言笑晏晏的小姑娘找到了一个出尘的丈夫。

卫玠长大的那些年,是晋武帝太康到晋惠帝永熙时代,是从汉末以来,中国少有的太平、统一的年代。因而那个时代的风气是自由而有些放纵的,因而有斗富的石崇、王凯,有裸着身子喝酒的“八达”们。但这个时代,也有内部的各种斗争,以及越来越多的彪悍的少数民族们的内迁,这些都是表面你好我好大家好之下危险的漩涡。

敏感的卫玠在一片承平之下看到了这些危险。作为卫恒的二儿子,他不必像长子卫瓘一样去继承爵位卷入官场。他有贵族的名声,有宽裕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人生。他

是聪明的,但他对于当下世情的态度不是忧虑,而是悲伤。卫玠跳过了人世救济的这一环,直接击中了人生无论怎样活都会到最后归于寂灭的悲哀。他的这种悲哀只有在和朋友们谈论哲学问题的时候才能得到缓解。人生如此短暂,如果不把弄不清楚的问题搞清楚,死得冤不冤啊?

可惜卫玠并未留下文章,我们如今不能知道当年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卫玠的谈论未必给哲学史做出什么学术的贡献,但是他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一种哲学的生活态度:看淡。

历史上,看淡的人也很多。因为得不到,所以就嘴里说着,那有什么好的,装看不起。比如说被贬谪丢了官的人就要搬出陶渊明来聊以自慰,却故意忽视那不能和不为之间的区别。但卫玠,这样的家世,这样的容貌,实在有太多可以不看淡的资本:瞧瞧和他同时代、情况又差不多的贾谧那到处招摇的样子,再瞧瞧身世还比不上卫玠却依然被粉丝们砸了满车鲜花水果的潘安的得瑟样子,再看看卫玠,才能稍微了解他的谦退。

卫玠对于生命的本质是悲观的,所以这一个看透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曾经说过,如果有人事情做得不够好,那么就宽恕他;如果有人冒犯了自己,就对他说道理。这么一个终身没有大喜大怒的人,真够得上玉的谦谦。

因而,作为中朝名士集体张牙舞爪之下的另类,卫玠不仅得到了男人们“卫玠谈道,平子绝倒”的称赞,也得到了少女们的追捧。山涛的儿子山简在卫玠的妻子去世后,迫不及待地要把女儿嫁给卫玠,全然不顾那时候卫玠正带着老母艰难地从破败的都城往南昌的王敦那里逃难。

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卫玠的淡然是忽视传统的勇气,也是内心的坚持,更是一种贵族式的矜持。那已经

不是竹林时代强调个性、与主流作对的武器,他是真的觉得那不重要,不是他想要的。

卫玠主动推却了一切的做官邀请,只是在推不下去的时候,才在怀帝永嘉年间,在刘渊、石勒就要把晋的政权打倒之前,担任了一个太傅西阁祭酒,拜太子洗马。太子洗马理论上是个重要的职位,相当于东宫图书馆馆长,

在太子太傅、少傅常为荣誉虚职的时候,太子读书若有不懂的问题,解释工作大多是太子洗马来做的。在正常的年代,太子洗马该是太子成了皇帝之后执政的中坚力量,只是在这个连皇帝都是个摆设、国家又风雨飘摇的时代,洗马恐怕就真的是个上“弼马温”差不多的职位了。前面一个官是给太傅司马越做参谋的官,以卫玠的敏锐清淡,自然看出了司马越把王导他们派到江南去和司马睿搞关系的意思,是准备带着皇帝和一群朝廷的官卷铺盖。因而卫玠很快也带着母亲渡江去当时有军队驻守的南昌,投奔他的好朋友谢鲲去了。

卫玠的生命在这次渡江之后接近了尾声。让贵介公子主持一家仓皇的逃难实在有点为难文化人,况且卫玠又是个体弱的文人,还未缓过气来就被精力旺盛的谢鲲先生拉着辩论了一晚上。还未安顿下来,卫玠看王敦不是个厚道人,又决定往南京去投奔王导。辗转奔波,又有源源不断慕名而来看他的人,还没到南京,体弱多病的卫玠终于一病不起,留下一个“看杀卫玠”的传说。

我猜测,大概卫玠不是被“看杀”的,而是被接踵而来的拜访给累死的,这一个总是对人温和宽容的人大概很不会拒绝江南名士们的拜访。只是,无论多么热闹的场景,他恐怕总是寂寞的。他没有把寂寞告诉过任何人,除了江水。

# 帐篷外神秘的脚步声

1

悬疑小说



田高溪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嘉安市华天集团下属一家物流公司的项目经理田戈在西藏的徒步旅游途中连续遭遇诡秘事件。回到嘉安市以后,田戈当兵时的首长同时也是华天集团副总经理的刘寿源突然自杀。田戈作为重要嫌疑人被逮捕。富豪雷一鸣将田戈保释出以后表示愿意帮田戈查明真相,其真实的目的却是想利用田戈的特种兵技能从银行保险库中盗窃价值连城的珠宝。

在这一行动的准备过程中,田戈隐隐约约发现了刘寿源自杀的真实原因,进而也对雷一鸣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最终田戈带领各路能人异士潜进银行保险库,不料却功亏一篑。真相竟史无前例地复杂……

2008年2月15日,嘉安市。

凌晨一时,招行大厦某间办公室的中央空调通风口突然被移开,五个黑影无声地进入这间办公室。他们打开办公桌上的电脑,输入正确密码进入银行内网,入侵安全系统。然后五个人悄无声息地摸向保险库专用通道,那里通向地下三层的贵重品保险库。五个人撬开专用通道的门,四个人进入,留下一个编号“壁虎”的人在外面做接应。漆黑之中,他们并不知道那台电脑自检到系统遭入侵,已经重启。头顶的红外线监控探头早就对准他们,安控室里的安保人员也报了警,现在正悄悄包围过来。

进入地下通道的四个人戴上夜视仪,其中的电脑专家破解了独立警报系统,其他三人则用专业设备切割保险库外的六道防弹玻璃门,暴力解除玻璃门间的真空隔离。六道门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阻碍,从美国买来的专业设备果然如卖家夸口的一样好用。四个人喜气洋洋,似乎盗窃银行保险库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他们并没发觉通道内墙壁上那些偶尔闪烁的红光意味着什么。

凌晨一时十五分,四个人终于来到地下保险库的合金大门前。这扇大门号称原子核爆都挡得住,但最轻微的破坏行为就有可能触发警报。四个人停下,开始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头顶无声地探出五支金属柱体,仿佛令人毛骨悚然的机枪枪管。四个人毫无察觉,仍在继续密谋,不一会便有了决定。两名擅长开锁的专家各自行动,试图用高超的开锁技术打开主副锁,一名电脑专家则开始破解指纹及视网膜密码系统。但他们刚将万能钥匙插进锁孔便触发了自卫系统,警报声震耳欲聋。

“走!撤退!”四人中的头目“蝎子”大吼,并向那六道被破坏的防弹玻璃门跑去。两位开锁行家 and 电脑专家却并不死心,还想继续尝试。就在这时,他们头顶的金属柱突然发出咻咻咻咻的电流声。三个人仰起头,然后看到他们此生最后壮美的一幕。一张巨大耀眼的金色电光织成的电网从天而降,三个人连惨叫都未来得及发出,便化作三团巨大的火球,合金门顿时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焦糊气味。

暂得逃脱的“蝎子”惊恐万分,一边跑一边通过耳麦大喊:“行动失败,他们都死啦!都死啦!‘壁虎’,准备拉我上去!”但他的话音还没完,防弹玻璃门突然间动了,直到六扇玻璃门变得完整无缺。玻璃门间的空气开始被抽走,“蝎子”仍在挣扎,他拔枪向玻璃门射击,但毫无用途。空气渐渐稀薄,“蝎子”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银行内,安保人员将包围圈缩小到保险库专用通道,但那名留在电梯外的贼却无影无踪。从监视器上看,那个蒙面人只是跑到墙角,然后突然跃起,便从镜头中消失了。

金融街的另一头,雷一鸣和李香丘坐在一辆奥迪A6里。银行保险库内外发生的事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包括“蝎子”的死,和“壁虎”逃走前的话:“雷老板,下次别找我干这种没把握的活!”雷一鸣抬手示意开车。

“活佛的预言没错吧?这件事只有那个人才能完成。”李香丘轻笑着说。

“那么,他有什么弱点?”雷一鸣皱眉问道。

“重情重义。”李香丘侧着身子直视雷一鸣的眼睛。

“既然如此,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有多重情重义。那就执行三号方案

吧!”雷一鸣闭上眼睛,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作出这个决定。

十二天后。田戈从西藏军区退伍七年了,七年的时间让田戈真正变成了一个普通人。

2月27日,田戈一次申请了十六天年假,与几名驴友驾车至素有“西藏小江南”之称的亚东县,然后徒步向帕里镇的卓木拉日雪山行进。

五男一女,六个驴友论坛走到一起的人,除田戈外,其他分别是:领队张良石,医生;赵湖,房地产公司策划;许放工,大学讲师;王亚雷,图书编辑;周圆圆,华天集团管理人员。他们都是自驾车到达亚东县,然后背着旅行包上路。

周圆圆的出现让田戈意想不到。她是华天集团内唯一让田戈侧目的女性,华天集团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刘寿源的助理。副总经理刘寿源神龙见首不见尾,平时所有工作几乎都是周圆圆打理,因此每次到集团汇报工作,副总经理的位置上坐的总是周圆圆。没料到她竟然也是徒步旅行爱好者。

离开公路线前,他们见到了华天集团在西藏亚东县的建设项目。让人意外的是,整个项目被看不到头的高墙圈了起来,工程似乎已经停工,高墙内死寂无声。离开项目基地后,领队张良石把队伍带进绿意盎然的黑光峡谷中,据说这里有一条通向卓木拉日雪山的捷径。他们进入黑光峡谷时是下午一点零五分,张良石计算着时间,必须在下午三点前找到上次的宿营地。这个被藏民们称作“黑光”的峡谷在四时时会准时黑下来,六个人加快了行进的速度。

在经过一段漫长而泥泞的山路,转过一个山坳后,张良石说的那片石林赫然立在眼前。三十几块巨石竖插

在坚硬的土地上,颇有几分鬼斧神工的味道。六个人比预定时间晚了近二十分钟,因此张良石一进入石林就开始催促大家支帐篷,做好宿营准备。等到六顶帐篷支好时,刚好是下午四点,天空突然间暗下来。

这时,田戈忽然发现周圆圆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他身边,在他手里塞了张纸条,同时低声告诉他回去再看。就在周圆圆贴到他耳边说话时,田戈感觉到身旁的巨石后有一双眼睛盯过来,等他扭头看时,巨石旁却一个人影也没有。

田戈在自己的帐篷里打开周圆圆塞给他的纸条,上面只有五个字:“小心张良石”。而纸条上另有文字压痕,田戈小心翼翼地用铅笔芯压成的粉末复原,是“华天”两个字。这里面似乎有阴谋的味道。

田戈正打算起身出去察看一下,突然听到风声中有不同寻常的响动,是很轻微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地在帐篷外走着。田戈一翻身坐起来,拧亮冷光手电筒,拉开帐篷向外照去,黑暗中却一个人影也没有。田戈皱了眉头,刚要拉好帐篷时,眼角突然一跳,他把灯光照向地面,那里有一行脚印朝石林外而去。六顶帐篷都亮着微弱的光线,每个帐篷里都有人影,那么,是谁从宿营地离开了?

关上帐篷门,帐篷外又响起脚步声,这一次离田戈非常近,似乎那个人就在他的帐篷外。

田戈猛地拉开帐篷门,可外面依旧空无一人。

对面的帐篷也拉开一道缝隙,王亚雷的眼睛在昏弱的光线里格外明亮。他也听到了脚步声。帐篷门都拉开了。原来六个人都听到了那个脚步声,但都以为是谁起夜上厕所。

夜深了,帐篷外,那个神秘的脚步声再次响起,不紧不慢,在每一顶帐篷外徘徊。